

一月九日

高 尔 基 著
鲁 迅 序
曹 靖 华 译

一 月 九 日

高	尔	基	著
鲁		迅	序
曹	靖	华	译

•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2年12月第1版

1973年12月第2版 1973年12月第2次印刷

书号：10094•57 每册：0.15元

譯本高爾基。一月九日。小引

當普格納夫、梁霍夫這些作家大在中國讀書要所稱頌的時候，高爾基是不很有人很意注的。即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，也不過因為他同描的人物來得特別，但總不覺得有什麼大意思。

這原因，現在很明白了：因為他是「底層」的代表者，是無產階級的作家。對他的作品，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，這是當然的事。

然而革命的導師，却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，用了別一種兵器，向著同一的敵人，為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鬥的伙伴，他的武器——藝術的言語——是有極大的意義的。

而這是見，現在已經由事實來確證了。

中國的工農，被壓搾到救死尚且不暇，怎能談到教育，文字又這麼不容易，要

想從中表現高爾基似的偉大的作者，一時恐怕是很困難的。不過人的向着光明，是沒有兩樣的，些祖國的文字也並沒以此爲多，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有一些輸入的先進的範本。

這小本子雖然只是一個短篇，但以作者的偉大，譯者的誠實，裏面是這一種範本。而且從此駁出了文人的書齋，開始與大眾相見，此後所發表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語言，牠將要生出不同的結果來。

這結果，將來也會有事實來確證的。

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李迅記。

目 次

《一月九日》小引	鲁 迅 (1)
一月九日	高尔基 (3)
附录:	
人民的春天要开始了	曹靖华 (53)
后记	(61)

译本高尔基

《一月九日》小引

当屠格纳夫^①，柴霍夫^②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，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。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，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，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。

这原因，现在很明白了：因为他是“底层”的代表者，是无产阶级的作家。对于他的作品，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，正是当

① 屠格纳夫（一八一八——一八八三），通译屠格涅夫，俄国作家。著有《猎人笔记》、《罗亭》、《前夜》、《贵族之家》、《父与子》等。

② 柴霍夫（一八六〇——一九〇四），通译契诃夫。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。著有剧本《海鸥》、《万尼亚舅舅》、《三姊妹》及小说等。尤其长于写短篇小说。

然的事。

然而革命的导师，却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，用了别一种兵器，向着同一的敌人，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，他的武器——艺术的言语——是有极大的意义的。

而这先见，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。

中国的工农，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，怎能谈到教育；文字又这么不容易，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，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。不过人的向着光明，是没有两样的，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，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。

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，但以作者的伟大，译者的诚实，就正是这一种范本。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，开始与大家相见，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，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。

这结果，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。

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鲁迅记。

一月九日

人群好象被刚起的风暴勉强卷起来的海洋上的黑浪一样，徐徐地向前滚着；灰色的人脸，好象浑浊的泡沫飞涌的浪峰。

眼睛都紧张地闪着光芒，不过大家都互相张望，仿佛不相信自己的决定，都在自己惊奇自己一样。人声好象灰色的小鸟一样，在人群上空回旋着。

他们低声地、郑重地说着，仿佛自己在对人辩解一样。

“再不能受了，所以才来了……”

“人不会无原无故来的……”

“难道‘他’^①不明白这个吗？”

^① “他”，指沙皇。

他们关于“他”说得最多，都互相开导着，说“他”仁善、心肠好，并且什么都晓得的……可是在他们形容“他”的话里，却没有光采。都觉得好久没有，也许从来也不曾对“他”郑重地想一想，都不曾想象到“他”是一个活的、真实的人，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甚至都不知道要“他”干什么，以及“他”能干些什么事。可是今天大家都用着“他”了，都急着要明白“他”，因为都不晓得那是现实里存在的人，于是都不由得在自己的想象里，把“他”看成是一个大人物。他们的希望是大的，所以需要一个人物，来作自己希望的支柱。

有时人群中传出一声大胆的人声：

“同志们！别自己骗自己……”

不过，自欺在当时是必要的，于是那人的声音，就被胆怯的、愤怒的喊声掩盖起来了。

“我们愿意公开地……”

“老兄，你别作声吧！……”

“并且加邦^①神父……”

“他知道呢！……”

人群分成小股，犹豫不决地在那运河一样的街道上涌来涌去；大家争吵着、议论着，一阵阵乱轰轰的声音。人群涌到房屋的墙上，于是又象乌黑的稀泥浆一样，漫到街心来。觉得他们中间酝酿一种模糊的惑疑，那时清楚地、紧张地期待着一种东西，这东西会用胜利的信心，照亮达到目的的道路。用这信心把一切碎片联系起来，铸成一个坚固的、和谐的整体。大家都尽力想把惑疑掩盖起来，但是不可能。一种模糊不安的心情，尤其是对一切声音的特别尖锐的敏感，都表现出来了。他们都在走着，谨慎小心地仔细听着，向前边看着，顾

① 加邦(一八七〇——一九〇六)，彼得堡一个工人区的神父，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。一九〇四年，俄国罢工浪潮，汹涌澎湃。他乘机组织“俄国工人大会”，阴谋破坏罢工，转移工人革命斗争。提出挑衅性建议，并说沙皇是仁善的，会接受工人要求，改善工人生活。怂恿工人抬着圣像和沙皇像，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列队前往冬宫作和平请愿，结果遭到一场大屠杀。

强地瞅着什么东西。那些相信自己的内心力量，而不信自己身外力量的人，他们的话在群众中引起了惊奇和愤怒，对那些深信自己有权用公开方式，同他们所想看见的那种力量辩论的人来说，这些话是太激烈了。

可是，从一条街上涌到另一条街上的群众，很快壮大起来了，这种表面上的壮大，逐渐引起内心壮大的感觉，唤起人民——奴隶的觉悟，认清自己有权请当局注意自己的疾苦。

“天说地说，咱们总是人呀……”

“‘他’大概会明白的，咱们是来请愿呀……”

“‘他’应该明白！……咱们不是暴动呀……”

“又是加邦神父……”

“同志们！自由不是请求来的……”

“唉哈，天哪！……”

“你等着瞧吧，老兄！……”

“把他赶走，鬼东西！……”

“加邦神父更晓得怎么办……”

“人需要信心的时候，信心就来了……”

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穿着黑大衣，肩上补着一块红褐色的补丁，站到街旁的石头上，从秃头上把帽子脱下来，眼里闪着火星，嗓子发颤。他大声地、郑重其事地说起来。他讲着“他”，讲着沙皇。

可是，在他的话里和声调里，首先觉得有一种不自然的激昂，听不出足以感染别人，以及创造近乎奇迹的那种情感。他好象在强迫自己，尽力想在记忆里唤起那些早已没有个性、没有生命、被时光磨去了的那形象一样。这形象从来离他很远，可是目前它对他却是很需要了——他想把自己的希望，寄托到它上边。

这希望使那死人慢慢复活了。群众聚精会神地听着——那人表达了群众的愿望，群众感觉到这一点呢。虽说这是神话一般的想象的力量，同“他”的形象显然不相符，可是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力量，应当有这样的力量。演讲人把这力量体现到按月份牌上的相片，使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的身上，把这力量和大家在神话

中知道的那个形象，联系到一起，——要晓得，这形象在神话里是有人情味的啊。演讲人的话声很高，明白易懂。他明明白白地形容着那位威严、仁善而公正的人，他慈父一样关怀着人民的疾苦。

人都有信心了，都满怀信心了，都被信心鼓舞起来了，那些低声细语的惑疑也听不见了……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听从着这期待已久的心情，都互相挤得紧紧地，都团结到这万众一心的巨大的整体里，他们都肩并肩、背靠背地团结到一起，用信念的热力，用希望成功的热力，把人的心都暖热了。

“我们不要红旗！”那个秃头的人叫着，挥着帽子，在群众前边走着，他的光头顶在暗暗发亮，在人眼里晃荡着，吸引着大家的注意。

“咱们找神父去……”

“他不会使咱们受委屈的！”

“同志们，红色就是咱血的颜色！”一声孤零零的响亮的嗓音，顽强地在群众的头顶上响着。

“除了人民的力量以外，没有力量可以解放人民的。”

“不需要！……”

“捣乱分子，鬼东西！……”

“加邦神父拿的是十字架，可是他却打着旗子。”

“还年轻呢，可是也想来指挥的……”

最没有信心的人，走在人丛中间，愤激地、惊慌地从那儿叫着：

“把那打旗子的人赶走！……”

现在都毫不惑疑地快走着，那种团结一致的心情和自欺的麻醉，互相间越来越感染得越深了。刚刚创造出来的“他”，在记忆里顽强地唤起了仁善的英雄的旧影子——大家在童年时代听到的神话中的反响，由于大家都愿意相信，“他”在这种相信所产生的活力的滋养下，在大家的想象中，万难抑制地壮大起来……

一个人叫道：

“‘他’爱咱们呀！……”

毫无疑问，群众都真心相信他们刚才所创

造出来的那人的爱。

当群众从街上往江岸上去的时候，就看见前边有一道很长的凌乱的步兵线，挡住他们往桥上的去路，这道细细的灰栅栏似的步兵线，并没有把群众挡住。在宽阔的浅蓝色的江水^①的背景上，在清楚地描绘出来的兵士的身影里，并没有一点可怕的影子。他们在跳着，暖着冻硬了的脚，挥着手，互相推着。在前边，大家看见对岸有一座暗色的房子，“他”，沙皇，这座房子的主人，就在那儿等着他们呢。这位伟大有力的、仁善而慈爱的人，当然不会命令自己的兵士，叫他们挡住那些爱戴“他”的，而且愿意和“他”谈谈自己疾苦的人民到“他”跟前去。

可是好多人的脸上，仍然流露着感疑的影子。走在群众前边的人，都把脚步略微放慢了。有的回头张望着，有的走到前边去，可是他们都尽力表示他们晓得是有兵士的，这是不

① 指冬宫跟前的涅瓦江。

足奇的。有些人镇静地望着金天使在阴森的要塞^①的空中，闪闪发光，有些人在微笑。一个人用同情的声音说：

“兵士们好冷啊！……”

“是呀……”

“可是得站岗呢！”

“兵士是维持秩序的。”

“安静点，弟兄们！规矩一点！”

“乌拉，兵士们！”有人喊了一声。

一个军官戴着黄色风帽，风帽的长耳，披到肩上，他把马刀从刀鞘里抽出来，挥着弯弯的钢刀，对群众也喊了一声。兵士们肩靠肩地一下不动地站着。

“他们这是干吗呢？”一个胖女人问道。

没人回答她。大家好象突然走不动了一样。

“向后去！”传来一声军官的喊声。

① 这里是指冬宫对岸，靠近涅瓦江右岸的彼得保罗要塞及要塞内寺院金尖顶的装饰。要塞曾被沙皇用作囚禁政治犯的监狱。高尔基曾被囚于此。

几个人向后张望了一下，他们后边是挤得紧紧的群众，无穷无尽的黑压压的人流，从街上向他们涌来；群众受到这人流的冲击，让开了，把桥前面的广场塞得满满的。有几个人出来，挥着白手帕，向军官走去。走着喊道：

“我们是去找我们的皇帝呢……”

“完全是和和气气的……”

“向后去！我要下令开枪的！……”

军官的声音传到群众跟前时，群众回答了一声惊讶的轰轰的回声。至于不让到“他”跟前去，有些人早就说过了的，可是要对那些相信“他”的力量，相信“他”是仁善的，而且对那些和和气气去找“他”的人民开枪，这一点把他们所造成的那形象的完整性破坏了。

“他”是至高无上的威力，“他”什么人都不怕，“他”无须用刺刀和枪弹把自己的人民赶开呢……

一个又瘦又高的人，这是有一副饥饿的面孔和两只黑眼睛的人，他突然喊道：

“开枪吗？你敢！……”